

文化娱乐现象

述评

作为今年第 53 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,《八月》正在各大影院公映,尽管青年导演张大磊为了这部影片已跑了 6 个城市进行路演,但他的一路辛苦依然没有赢得观众,该片不仅票房惨淡,在一放映厅中甚至响起了呼噜声。截至 3 月 31 日,该片上映 8 天,累计票房为 368 万元,场均人次仅为 3,与去年的文艺片《百鸟朝凤》8690 万元票房相差甚远。豆瓣评分也仅为 7.2,与金马奖的光环落差明显。

剧情太琐碎

这部最佳剧情片为何会成为电影市场的弃儿?最大的原因恐怕就是没有剧情可言。整部影片呈现的是许多原生态的琐碎生活和日常细节,它像是一幅普通百姓的市井风俗画,更像是一条缓慢的生活流,锅碗瓢盆、家庭纠纷、孩子玩耍、邻里吵架、叫卖声、自行车声、蝉鸣声等不绝于耳。这些生活细节在通过影像还原上世纪 90 年代的氛围上一丝不苟,令人赞叹。当镜头静静掠过这些旧物的一瞬间,仿佛把人拉回到了那个时代,唤醒了集体记忆,营造了浓郁的怀旧感。但这种琐碎细节的堆积、平淡无奇的叙事,却让不少观众观后无法用具体的“剧情”来说清故事。

《八月》到底在说什么呢?不少观众步出影院时都会有这种纳闷。影片采用的是 12 岁的孩子张小雷的视角,时间也集中在暑假最后的八月之中。但问题是,这孩子小学毕业,已无作业,整天闲荡,无所事事,其所见所闻显得模模糊糊甚至还有点凌乱。其中,有父母为他小学毕业升初中的焦虑,有少年深藏内心的懵懂爱欲,有父亲面临“下岗”是否外出打工的纠结,还有卧病在床靠亲人照顾的姥姥,喝酒泡

电影《八月》8 天累计票房仅为 368 万元

金马宠儿为何成了影市弃儿



■ 电影《八月》中的几个镜头



姐、打架斗殴、被警察追捕的三儿,国企改革带给人们的阵痛……许多线索断断续续,彼此互不关联。一曲“天下兴亡多少事,莽莽我神州……”那个中年男人高歌的画面在片中出现多次,竟与他人没有一点瓜葛,更没有融入剧情。同样,河滩围观宰羊、工人拔河比赛、舞场登台表演、人和家乡告别、父亲打拳儿子练棍……这些镜头也是零散孤立的,彼此没有呼应。

经历无共鸣

也许,琐琐碎碎,零零散散,鸡毛蒜皮,柴米油盐,才构成了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常态。但对于一部故事片来说,没有故事结构,没有冲突悬念,又怎能吸引观众?可以说,《八月》虽获最佳剧情片奖,但令人遗憾的也正是在剧情叙事上。可以说,它几乎没有剧情可言,更像是一部导演张大磊个人的怀旧纪录片。他说“谨以此片献给我们的父辈”,但让观众随他的童年记忆一起去追寻琐碎旧梦,是很难产生共鸣的。

张大磊曾说:“面对庞大的素材库,想把它拍成电影时,我发现自己想多了。杂念太多,反倒不像是我最终想要的影片。经过 3 个月的后剪辑,去掉了影响我思路的情

节,找到了最单纯最简单、我最想要的东西。”可见,该片原本就“杂念太多”,尽管已进行了省略删节,但重点依然缺乏,观众仍感“散、乱、闷、旧”。

视角有局限

“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。”这是父亲对儿子嘱托。但这话,连父亲自己都无法做到。全片因而无法概括出一个有意义的主题,更谈不上“形散神不散”了。虽然全片弥漫着一种少年惆怅之情,但它毕竟只呈现出孩子的迷茫、幼稚、懵懂,这也是孩子视角带来的局限,让人无法从中

认识到大时代变化的深刻性。更应指出的是,上世纪 90 年代其实距今不远,在人们的记忆中还是“彩色”的,但《八月》却用黑白片来做旧,甚至连那时期的一些彩色电影画面也变成了黑白,这就有点矫情了,有悖历史真实。在电影已迎来“4K 时代”的当下,一个离今并不遥远的时代要用黑白来“做旧”,并故意让画面变得模糊,这就像时光在倒转,季节被颠倒,审美在倒退,观众的感受自然不会好。尽管这么做,张大磊导演有着自己的追求,但观众是否会认同则另当别论了。

本报记者 俞亮鑫



■ 范伟在《有完没完》上海发布会上
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



从《天下无贼》中的“小毛贼”开始一发不可收

范伟与大银幕“没完”

节生日这天,意外地陷入了日复一日的时间循环。

其实,在范伟的演艺生涯里,有段时间也好像进入了这样的时间困境。从 2001 年到 2005 年期间,尽管他几乎每年都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出现,然而观众能记住的,依然只有小品《卖拐》。

终于,在冯小刚导演的《天下无贼》里,口吃的“小毛贼”范伟,掏掘出自己的演戏天赋,至此一发而不可收。《芳香之旅》《非诚勿扰》《即日启程》《私人订制》《道士下山》《我不是潘金莲》……然后,又有了这次的《有完没完》。

低调的坚持

去年,凭借一部“拍得很淡,也演得很淡”的《不成问题的问题》,范伟成了第 53 届台湾金马奖影帝。一般人很难想象,《卖拐》里那个呆萌的小老头儿,成天在舞台和银幕上逗乐的范伟,居然还能出演文艺片。

“拍得比较节制的电影,都是会被忽略的。低调是美德,是好事,但一旦低调的人被人发现了,他就是幸福的。”对于自己的获奖,范伟没有过分谦虚。看着他一路走来的观众都会发现,他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,可以让人

一眼就留下深刻印象。

老范说自己有表演强迫症,生活中发生什么事发现什么人都得记下来。比如头几天看了一个人,他在吃完饭之后,把剔过牙的牙签翻过来,用另一头掏耳朵。范伟很留心这种生活细节,他看到了就记住,以后用到自己扮演的角色身上,可以让那个人物一下生动、鲜活起来。

这种在生活里长期的观察和积淀,成就了范伟在镜头前巨大的表演张力。“我一般选角色,会选看得见摸得着的,能找到具体目标的。如果这个人很虚,我就心里没底。有了参照物,我心里有了底,才敢接。”他

说,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坚持,就是要当一名好演员,让更多人通过他的表演,发现电影中的那“一点妙处”。

分寸的把握

从小舞台转战大银幕,最大的难度就在于“分寸”。

一般来说,舞台剧演员在表演上会比较敏感,克服不了下意识流露的东西,以至于到摄像机镜头前被无限放大,显得过分夸张。范伟最初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,然后就一点点调整。“这就是我说的分寸拿捏,包括音量、表演幅度,也包括对人物的那种想法。”

老戏骨范伟在与后辈、新人的合作中也有自己的分寸,比如这次与新导演王啸坤合作《有完没完》。“我愿意反着想,既然他做了导演,肯定会准备得比较充分,肯定会竭尽全力,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。”他掰着手指头数,张猛的第一部电影是《耳朵大有福》,自己参演了,成绩挺好;后来,自己又加盟过刘江的处女作《即日启程》,拿到了第一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“最受欢迎男演员”的称号。

这次也是。在范伟看来,年轻导演经验不足,能够通过团队的沟通来弥补,而青年导演在拍摄时进出的新想法、提出的新建议,对老演员来说则可以学习。“新的想法会留在我的脑海里,以后再面对这样的事情,就按这来处理。这就是和新人合作以后,咱们得到的营养。”

本报记者 张艺 实习生 林菁杨

文体人物

4 月 1 日愚人节,也是范伟主演的新电影《有完没完》的首映日。影片中,范伟所饰演的老范在愚人